

草色绵延的小村

余显斌

药方

方英文

打开电视，见莫斯科近郊一家音乐厅遭恐袭，骚乱画面很吓人。报道说现场死了六七十人，令人痛心。

前天孙见喜老兄来访，聊了不少朋友逸闻，颇得信息共享之乐。他也属狗，大我一轮，也算是民国人物。问他可还记得新中国成立前的事？他说隐约记得点儿，新中国成立时他三四岁，去广场分地主财产，他家是下中农，分了一个筛子，牛羊啊、石磨纺车啊之类大件，被贫农分了去。

问他退休后养老金多少？他答复后感慨道：“咱这一辈子虽然饥饿过，但终究赶上了丰衣足食几十年，如今只希望和平，安生！”

孙老说身有几病，于是研究中医，自己给自己开方子。结果一次吃翻把了，妻子掐人中苏醒过来，去请教职业中医，中医说药味倒是没下错，错在剂量多了十倍！

这把我逗笑了，说林彪也爱给自己开药方，也犯过同样错误。又说令堂大人今年九十有八了吧？整天红薯汤佐酸菜的，基因遗传老兄你，现在就得着手准备，三十年后移民火星哦。

一摸烟盒，空了，捏扁，丢进垃圾桶。朋友春节时送的烟有几条，都是好烟，烟民称细粮；不过要粗细搭配好，于是出门买粗粮烟。

楼门一开满目雾霾。大抵是汽车尾气、工业排污导致空气污染严重。

先见地面湿漉漉，后觉头顶润泽。头发越来越稀少，好处是打架老婆没法拽，春雨来时我先知。

小时便知春雨贵似油，淋个油头粉面也不错。买了烟，见小学校门口，一个母亲接儿子放学出来。母亲胖胖的，儿子憨憨的。儿子要接母亲的脖子，却因个头矮够不着，母亲就弯下腰让儿子搂。

母亲感觉下雨了，就把伞撑开要儿子打上。儿子耸耸肩，勒勒背上的书包，不愿打伞。母亲说：“打上！这雾霾天气，雨是脏的哦！”

春雨的诗意境刻荡然。有什么好治的药方呢？那得科学家开出药方，权势人物督办才见效。

乡野听鸡鸣

惠军明

东方的云层渐渐泛起鱼肚白，几道光线驱散黑暗洒向乡村的角落，寂静的黎明被悄然唤醒了。

“咯——咯——咯”，长长的尾腔，嘹亮而悠远，犹如高八度的美声，在乡野此起彼伏回响。雄鸡的鸣声如同天籁，蕴满天地之元气，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它犹如黎明与黑夜交接时独奏出的轻盈旋律，穿透了无尽的阴霾；它好像战场上吹响的嘹亮军号，鼓舞着士兵们冲锋陷阵一往无前。这种喧闹的宁静，这种乡野特有的节奏，不断唤醒着沉睡的大地，召唤着新一天的到来。

当第一缕阳光破晓，温暖的金色光芒洒在每一寸土地上，美妙的旋律开始拨动人们的心弦，高亢的鸡鸣声弥漫在每一个角落：鸡舍、田野、小径、溪流，甚至是每一片树叶、每一粒泥土。它们像一首亘古未变的古老诗篇，反复诉说着乡村的故事，描绘着生活的色彩。那些“咯咯咯、喔喔喔”的鸡鸣声，就是诗行中的词句，简单而真实，含蓄而深邃。

伴随着鸡鸣声，乡村的一天开始了。清晨的阳光照在鸡舍上，被唤醒的鸡群开始在田野中觅食。它们的羽毛光滑健康，步伐稳健有力，仿佛在告诉我们生活的真谛：只有努力奋斗，才会生生不息。它们的身影在朝阳的映照下显得生动活泼，仿佛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正在缓缓展开。

田野上的麦苗在晨风中摇曳，仿佛泛起层层涟漪的绿色波浪。在阳光之下，麦苗闪烁着金色的光芒，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田间小径上，早起的人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的身影在晨光中既坚韧有力，又虔诚动人。平凡的生活周而复始，乡野的故事继续上演。

溪流在晨曦中欢快地流淌，它的歌声婉转动人。水中的石子清晰可见，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如同宝石。沾满晨露的绿草野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仿佛在演奏一曲晨曲。

这就是乡野的清晨，简单而真实，美丽而生动。在这里，每一个节奏都充满着动人的旋律，每一个瞬间都折射着动人的光彩，每一个角落都蕴藏着生命的活力。

乡野的清晨，一首由鸡鸣声、阳光、田野、小径、溪流共同谱写的永恒诗篇！



商洛山

(总第2570期)

刊头摄影 倪方海

草是村里人生活的永远主题，是村里人一生难以突破的围困。也有突破围困的人，如我，拖着行李箱，一个人早已远离了爹，远离了娘，远离了长满青草的乡村。

于是，我就成了游子，就成了无根的浮萍。

游子，永远是一棵没有根的草。没有根的草，就会黄瘦，就会枯死，唯一存活的办法，就是通过回忆，挖掘着贮存在童年记忆深处的草色，还有乡村炊烟的影子和民谣的影子，来灌溉自己的良心，灌溉自己的灵魂，这样才会永远青葱，永远丰茂，就如草需要雨水的滋润一样。

乡村的人恨着草，又爱着草；既在一天天地消灭着草，又在一天天地种植着草。行走在遥远的天边，行走在远处城市里，每一次回头眺望故乡的时候，我总是会看见，我的爹娘都弯着腰，满脸汗珠，在草里出没着，也忙碌着。

他们的身后，是一轮苍苍的夕阳，浮荡在草尖上，洒洒着红晕的月光。

夕阳下，有村庄，有炊烟，有男人的

山歌声，有女子的欢笑声。可是，这些都草色围困着，一层又一层，一直延伸到天涯，延伸到每一寸没有水泥的地方，没有沥青的地方。我的父母，我的村人，就在草的围困中，拿着锄头，或者镰刀，在和草搏斗着。

他们一直是失败者，他们消灭了一层草，站起来时发现，远处还有草。等到他们将远处的草消灭掉，一回头，刚刚除掉的草又青葱一片长在身后，而且更嫩更肥更狂野，将他们也围困得更厚实。

多少男人啊，就在和草的搏斗中，一天天腰弯背驼了，眼睛昏花了。多少女孩啊，在和草的对抗中，头发花白了，皱纹堆叠了。他们中的人一个个如草一样，悄悄地不见了。草不见了，来年清风一吹又会回来，绿乎乎、嫩嫩嫩，长满天涯。可是，消失不见的人，就永远不见了，只有山坡上一堆堆坟冢，在显示着他们曾经来过，在这儿生活过，恋爱过。

每年清明，草色青青，无边无际。

每年清明，总有鞭炮响起，在一个个坟头上隐隐约约传来。

草，和村里的人有着前世的孽缘，剪

不断，理还乱。

娘说，路连接着村子。这话，是娘在我很小时说的，她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可是，这句话却很有哲理。这样的哲理，不是从课本中得来的，是从生活中得来的。在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分散着，不远，也就十来步的样子。家家户户都被路连接着，被花树连接着。

村里人喜欢种树，门前屋后，河边沟渠都是树，一到春天的时候，树叶发芽，形成一片碧色。到了花儿开放的时候，桃花杏花梨花，就一蓬一蓬地红着粉着白着，将一户人家围起来。而树下就是草，一寸寸地延伸着，一寸寸地铺展开，连接着一户又一户的人家。

娘说，草要不生啊，我们吃啥啊？娘说的时候，看着眼前的麦苗，娘的眼光里带着一种疼爱，一种怜惜，就如每一次看我的眼光一样。那一刻，娘只差用手轻轻地抚过麦苗，拍着麦苗。

娘说，今年收成好。

娘怕我不信，就指着一地的草说，这草啊，长得流油啊。娘用草来判断雨水，

护林人与狗

张浩楠

要满足最原始的饥饿和疲劳需求，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用为之烦恼。

在艾利心里，护林人和每顿必不可少的肉是它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艾利从来不考虑以后，更不考虑护林人到底会不会真的睡过去。

可是艾利永远不会想到，眼前的这块肉，是护林人给它的最后一块肉。

护林人是在夜幕降临后起身的，他望了望梦中的艾利，随后披着衣服走出了屋子。寂静的夜里天地混沌，他步履蹒跚地向火场走去。

草木灰四处飞散，火场上弥漫着厚厚的烧焦气味，一些倒木站杆上还有残留的星火，在黑夜里无声明灭。他急切地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队员们彻底清理好火场，确保不发生复燃。

“金叔，你怎么在这里？”不远处，两个身穿防火服的工人走了过来。

护林人用手电筒照着眼前的两个人，原来是储木场前来扑火的工人。

他看到两个人肤色黝黑，神情疲惫，手上提的水桶上还飘着一层黑色灰尘，眼里满是心疼：“这不是想着来帮你们排查一下隐患嘛，最近天干得很，我怕又复燃了。”

提着水桶的李然笑了笑，随后说：“这点事我们来就可以了，您已经做得很好了，要不是您和艾利及时发现火情，我们还真不知道这场火灾得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这些都不值得说，本来就是应该的事，你就让我帮一帮你们吧。”护林人的脸上尽是恳求。

两个工人四目相对，随后无奈地说：“那您先跟我们一块儿去跟兄弟们会合吧，我们刚拿了水，大家都还等着喝呢。”护林人紧绷的脸这才得到了放松，跟着两个工人向集合的地方走去。

“火场里，饮水是最难的事。火情平缓时，我们每个班派两个人去沟塘里取水，一去一回得两个小时。”李然舔着干裂的嘴唇，沙哑着嗓子说。

护林人听了李然的话，一声不吭，泪水却在眼眶里打转。

这些孩子都是护林人看着成长起来的，李然大学毕业就被分到了储木场，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任劳任怨，永远冲在一线。抢险救灾，这世上哪有天生的救火能手，不过是一群孩子拿起工具，穿上防火服学习前辈救火的模样而已。

三个人快速穿梭在夜色里，李然把水桶放下时，护林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队员们大都躺在林间的空地上休息，每个人的脸上都被黑色的灰尘所覆盖，手里却还紧紧握着救火工具。

“兄弟们，赶紧起来喝水了，喝完水继续干活。”李然拿出手电筒大声喊道，他一边拍手，一边给队员们加油打气。

护林人赶紧把水桶提起来给他们倒水，像是忘记了疼痛一般。

“金叔，怎么没有带艾利呢？艾利真是一只好狗啊。”

小说 方阵

大多数动物都比人要擅长遗忘，那是为了活下去。忘掉亲情，忘掉饥饿，甚至忘记恐惧和伤害。然后，心安理得跟岁月艰辛地相处下去。

但是艾利没有忘，它永远忘不了护林人，还有那场盛大的葬礼。

1

一阵耀眼的蓝光划破沉沉的天空，呼地一下子窜进林子里。

艾利和护林人到达保护区入口的时候，远处的山上已经有些许火苗了，燃起的红光如同死神的召唤信号。

不过艾利不认识颜色，确切地说，它的世界上一片黑白，因为它是一只牧羊犬。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像火焰一样，血红的带着一些狰狞，走近似乎有张血盆大口袭来，带着浓烟与灼热，夹杂着肆意妄为的呼啸声，咬啮和窒息着万物生灵。

护林人面色凝重地望着前方，脸色深黄，浓密的眉毛稍稍向上扬起，幽暗深邃的眸子折射出坚定的光芒。他转过身来将艾利搂在怀里，用手掌抚摸艾利的脊背，试图让它冷静下来，然后轻声在它耳边说：“艾利，快去找站长。”

面对这样的场景，其实艾利早已习以为常了，跟着护林人的这些年头，它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火灾。

艾利伸出舌头在护林人的脸上用力地舔，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提高警惕，随后转身向着村子里快速地奔去。

站长的家住在村子的最深处，艾利拼尽全力奔跑，好似变成了耳边呼啸的风。它头颅微弯，纵身一跃，跳过了站长家的围栏，随后疯狂地冲着房子里咆哮。

站长是披着衣服出门的，看到远处山坡上的滚滚浓烟和眼前的艾利，他好像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扔下手上的衣服回到屋子里拨打电话。

“应该是雷击火，艾利已经跑过来找我了，最近的天气无风，持续的高温干旱，说明森林已经十分干燥了，这个时候只要微风一带或者一个响雷，火苗就会爆燃，赶紧派人来救援。”

话音刚落，站长便赶紧跑出来，用手摸了摸艾利的头，随后朝着着火的山坡赶过去。

护林人没有贸然向火焰深处逼近，只是感受着周遭的温度，热浪一波一波地向着他袭来，他没有后退，只是眉头却越发紧皱。

远处一阵微风轻轻飘过，护林人乌黑的发丝逐渐竖了起来，突然，他感觉自己身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拉着他向后退，失去重心的瞬间，他的身体止不住地向后倒下，他眼睛里最后颜色是炙热的红。

2

艾利的床是用竹子和干草编织而成的，护林人在上面放了一个小棉被。

它默默地趴在床上一声不响地看着站长给护林人喂饭。

“老金，还是你命大，要不是艾利跑得快，我们可能就见不到你了。”站长一边笑一边用勺子给护林人嘴里喂食物。

护林人嘴角一扬，转过头望着艾利：“这么多年了，我在火里都没受过伤，没想到让这个小家伙给我咬得够呛。”

他手一伸，艾利便赶忙凑上去，他的手温柔地抚弄着艾利的脊背，艾利舒服地眯住了眼睛。

“不过话说回来，火怎么样了，我看最近一直没下雨，估计不好灭吧。”

站长放下手上的空碗和勺子，随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艾利把你拽下来之后，火势就变大了，由于火场内倒木较多，引燃了腐殖质层，山火发展成了树冠火，加速了蔓延。”

一旁的炉火生动地烧着，给屋子里带来温暖的同时也混合着灯光将屋子里变成了不一样的颜色，至少，不是那一抹恐怖的红。

“隔离带已经设下了，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西南线全线已经实现了合围，外围明火被扑灭。”站长继续说着。

护林人突然停下抚摸艾利的手，随后撑着床铺准备站起来，他笑着说：“队员们辛苦了，让他们赶紧好好休息，排查的任务就交给我，万一死灰复燃，可不是闹着玩的。”

艾利站在一旁不知所措，依旧靠在护林人的身边。

站长拉着护林人的胳膊，用力地往后面推，想要让他坐下来，随后一脸无可奈何地说：“你腿都成这样了，就别逞强了，你这样去也是添麻烦，现在隔离带已经设下了，气象部门那边的预报也没有风或者雷，队员们休息一会儿会接着去排查，你就好好休息吧。”

护林人被站长按着坐了下来，只好笑着说：“行吧，那我就坐着给站里作贡献吧。”

“这还差不多，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站长拍了拍护林人的肩膀，随后向着门外走去。

艾利肚子有些饿，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送站长出去，而是瘫在床上一动不动。说到底，它还是一只没有成年的牧羊犬，虽然见识过很多火灾，但是体力还是不能和那些成年牧羊犬相比，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更是如此。

护林人望了望艾利，嘴角微微上扬，随后拖着受伤的腿一瘸一拐地走到橱柜边拿出前几天邻居送来的生肉，放在艾利的旁边。

艾利欣喜若狂，猛地起身舔了舔护林人的手，随后对着面前的那块肉大快朵颐起来。

“你现在每天的食物都是我给你准备好的，睡到嘴边，以后要是有一天我真的睡过去，变成天上的星星了，你该怎么办？”护林人温柔地抚摸着艾利的皮毛，眼睛里是跳动的火光和极致的宠溺。

动物的欲望比人类更直白了，只